

19岁女孩挪用自家1700万元当“榜一大姐”

亲爹带女儿自首：坐牢才有可能追回钱款



“她坐牢就是10年起，出来都30多岁了。但这1700万元是身家性命，没法跟债主交代，只有被定性为赃款才可能追回来。”4月20日晚，河南郑州的朱先生一番纠结后，带女儿小梦到派出所投案自首。

朱先生介绍，小梦读了一年中专，辍学后在自家冷链档口负责出纳工作。2024年7月，19岁的小梦开始陆续挪用档口资金在直播间打赏、购买拆卡盲盒。截至2025年11月，累计盗用、挪用1700万元，成为多个直播间“榜一大姐”。

朱先生说，他的档口基本上已经破产，外边欠着几百万元借款，小梦依旧天天沉迷手机，“之前联系过相关主播，他们不同意退钱。我担心最后孩子坐牢了，钱也没办法追回来。”

4月20日，涉事主播所在的杭州帅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回应，“此事直接联系平台，不用联系我们。”涉事直播平台则表示，如消费者涉及违法行为，平台会依法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4月21日上午，警方到档口调取物证、询问员工，了解小梦在档口的工作情况、身份性质。



小梦给女主播刷礼物。直播间截图

自称愿意坐牢

『但别找我朋友道歉』

朱先生今年50岁，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，至今识字不多。经过30多年打拼，前几年到处筹钱，他在农贸市场开起一家档口。

朱先生告诉记者，他与妻子早年离婚，后重新组建家庭，女儿小梦跟着他生活。2020年，小梦中专一年级读完之后辍学，“我自己没文化，之前是找别人代管账目。2021年，小梦16岁，开始学着管账。2023年，我注册成立公司后，把公司的资金也交给她管理。”

“她常常坐在档口里边刷手机，有人靠近，就把手机扣在桌上，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在干什么。”朱先生说，2024年夏天，他曾经发现账目异常，询问得知，小梦曾经买拆卡盲盒花了五六十万。

“她说知道错了，跟我说要改。我想着自己的闺女，肯定不会害我，就没有换人管账。”朱先生说，那段时间档口积压了10000多件货物，没有什么大额的进货需求，也就没有及时发现资金流动异常。

2025年11月，朱先生准备大批采购一批货物，找小梦支取资金，却被告知“账上没钱了”。

朱先生去银行打印账户流水，才发现从2024年7月到2025年11月之间，有1700余万元被支付给某直播平台。大部分资金是从公司账户转到小梦账户后完成支付，还有部分是从朱先生的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。

“她在好几个直播间都是‘榜一大姐’，打赏了将近1100万元。另外600多万元，是玩拆卡游戏花完了。”朱先生介绍，所谓的“拆卡”，就是网友在直播间购买整盒的卡通卡片，主播在直播间现场拆盒，拆出的高等级、稀缺卡片，可以折现变卖，供玩家收藏。

记者注意到，因为小梦是“优质客户”，有卖家还专门为她拍了一期拆卡视频，评论区数百条留言全是夸小梦“太帅了”。

朱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，2024年7月之前，小梦若干次消费，单笔数额在数十元到千元之间。7月17日开始，频繁出现单日数十次的高频率消费。其中，7月24日消费33笔，累计37278元；25日消费32笔，累计23265元；26日消费37笔，累计24117元。

截至2025年11月底，小梦基本维持着这样的频率和数额。

大部分时间，她是从上午八九点开始消费，持续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。偶尔一些日子里，出现凌晨1点多或者5点多消费的情况。最频繁的一天，单日消费次数达到57次。

2024年下半年开始，单笔消费超过1万元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多次出现3万元、4万元、5万元的单笔大额消费。其中，2025年3月、4月，多次单日消费超过16万元。2025年4月17日，最大一笔消费达到了10万元，当日累计消费达到14.64万元。这些消费方向，均是某直播平台或者该平台的商户。

朱先生告诉记者，收款方为直播平台的款项，均是直播间打赏，收款方是商户的则是购买拆卡盲盒。“春节前，家人曾以诈骗案报警，主播们同意退还部分资金。但后来，他们可能觉得够不上诈骗罪，又不同意退钱。”

朱先生说，小梦至今还是整天抱着手机，家人曾试图没收其手机，她以自杀威胁。“她说坐牢也无所谓。但追讨钱款的时候，她有一个关系密切的网友，她在那消费50多万元买卡片，希望我不要找她这位朋友道歉。”

小梦为何会沉溺在直播间无法自拔？朱先生坦言，自己文化有限，忙着跑生意，与小梦沟通较少，前妻也很少管孩子，小梦可能在家庭中有感情缺失。“那些主播、网友都捧着，陪她聊天到深夜，求着她帮忙冲业绩。她可能比较享受这种感觉。”

朱先生称，小梦在“SK之江路017”团播直播间打赏金额最多，特别是给团播成员“江某某”“狐狐某某”的打赏。

律师说法

若是赃款需全额退款 小梦涉两罪或判二十年

19岁女生挪用1700万元打赏、买盲盒，家长该如何追讨钱款？直播平台、MCN公司以及主播本人，是否有义务退钱？

4月20日上午，记者分别联系“SK之江路017”团播所属的杭州帅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涉事直播平台。

通过杭州帅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官网，记者发送邮件未获回应。天眼查信息显示，该公司还成立了多家传媒类公司，记者联系到一名工作人员，对方回应：“不用联系我们，直接联系平台吧。”记者再次发送短信，未获回应。

涉事直播平台表示，无法甄别消费者资金来源的性质，如果资金涉及违法行为，会依法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。

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认为，小梦已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，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，1700万元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量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；如果证明她仅是暂时挪用，有明确归还意愿，则可能涉嫌挪用资金罪，量刑在3年到10年之间。

“即便属于近亲属间的犯罪，取得家属谅解，也仅能酌情从宽，无法免除刑事处罚。”周兆成说，这笔钱绝非“泼出去的水”，家属可以通过刑事报案和民事诉讼确权的方式维权。

周兆成认为，这1700万元如果定性为赃款，获益的主播、拿分成的MCN机构、从中收取费用的直播平台，均负有返还义务。“主播需全额退还，MCN机构与平台如果存在未落实实名认证、未对异常大额打赏做风险提示、放任主播诱导消费等过错，还需承担连带返还责任，即便部分款项已被消费，法院也会责令退赔。”

河南鑫汇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任重认为，小梦的行为更接近职务侵占罪。“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分，主要是看资金用途和去向。这个金额属于特别巨大，两个罪名量刑都是10年以上。从本案看，她把钱挥霍了，拒不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，客观上有间接故意。”

“主播、MCN机构、直播平台拒绝协商退款，家庭只能走刑事途径把小梦送去坐牢，才有可能将钱拿回来，时间会比较漫长，具体金额认定可能也会有偏差。”刘任重介绍，如果部分钱款是从父亲朱先生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给直播平台，可能会涉及盗窃罪，而盗窃罪的刑罚比较重，达到50万元以上就是起刑10年，两罪并罚的话量刑可能在15年到20年。

“服刑20年的话，这个小姑娘（的一生）几乎就毁了。要看她的家庭态度。主播、MCN机构、直播平台同样面临选择，因为定性为赃款的话，三方都要全额退款。他们也要考虑，是提前协商退款，还是等刑事程序走完再退款。”刘任重说。

对话小梦

一次刷十万元没啥感觉，但现实中买个包会舍不得

4月21日，郑州19岁女孩挪用1700万元当“榜一大姐”事件引发广泛讨论。当天，记者与当事人小梦进行了面对面对话。

21日中午12点，小梦被弟弟推开卧房门叫醒。前一晚，她在家人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，做完笔录已是凌晨。在她沉睡的上午，警方到档口调取了物证、询问了员工，了解她在档口的工作情况、身份性质。

小梦告诉记者，相关报道出来后，有网友质疑其父母离婚、重组家庭、后妈生子父亲冷落女儿等原因导致她“走歪路”，这些信息都不属实。

“我和弟弟都是一个妈生的，关系也很好。”小梦说，她原本喜欢一个人到处旅游、看演唱会，父亲将她安排在档口学习管账，她不得不承担起家庭责任。

“我和弟弟从小很少受到家里表扬。刚开始学管账那两年，我还在网上联络客户卖牛肉，晚上下班后整理账目到很晚。那两年，我爸倒是出去经常夸我。后来对我期望更高，我觉得又不容易得到他们认可了。”小梦自认为不善言谈，从上学到中专辍学后朋友都比较少，偶尔下班与少数朋友外出逛街，久了觉得没意思，手机逐渐成了她主要的社交渠道。

小梦介绍，她最初在SK直播间刷礼物也是从小额开始，逐渐越刷越多，女主播“狐狐某某”增加了她的私信和微信，两人聊天逐渐贯穿整天，小梦也被邀请加入粉丝群。

小梦说，她与“狐狐某某”关系亲近的时候，经常刷爆直播间。“她是成员中粉丝比较少的，我就想把她推到领先位置，会有成就感。她一开始天天跟我聊天，我找她要视频反馈，她都很快给到，我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。有网友说‘狐狐某某’给了我8万元礼物，也不属实。”

小梦说，她曾经多次意识到刷礼物花费的金额太多，也曾几次“刹车”，但最后都戒不掉。“一次刷100个火箭，就是10万元。好像金钱转换成数字后支付起来没啥感觉，但我现实中去买个包，就会觉得贵了，舍不得。”

“去年八九月的时候，我是最焦虑的，因为账上快没钱了，我担心影响进货，那时候刷票已经成了负担。”小梦说，她对目前事态还不是太清晰，如果用坐牢换取退款她也愿意。

记者询问，是否清楚服刑的概念，这期间不仅不能使用手机，连吃饭、穿衣、作息都要受严格管控。小梦马上沉默了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